



(美) 保罗·克鲁格曼 著  
Paul Krugman

# 流行的国际主义

POP INTERNATIONALIS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国际经济学

译丛

国际经济学译丛

# 流行的国际主义

POP INTERNATIONALISM

保罗·克鲁格曼 / 著

*Paul Krugman*

张兆杰 / 校

张兆杰 张曦 钟凯锋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行的国际主义 / (美) 克鲁格曼 (Krugman, P.) 著;  
张兆杰校; 张兆杰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国际经济学译丛)

ISBN 7-300-03499-3/F·1053

I . 流…  
II . ①克… ②张… ③张… ④钟…  
III . 国际主义 - 研究  
IV . F091 .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8894 号

国际经济学译丛

**流行的国际主义**

(美) 保罗·克鲁格曼 著

张兆杰 校

张兆杰 张曦 钟凯锋 译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 157 号 邮编 100080)

发行部: 62514146 门市部: 62511369

总编室: 62511242 出版部: 62511239

E-mail: rendafx@public3.bta.net.cn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中关村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厂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插页 1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28 000

---

定价: 17.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国际经济学译丛》

## 编 委 会

主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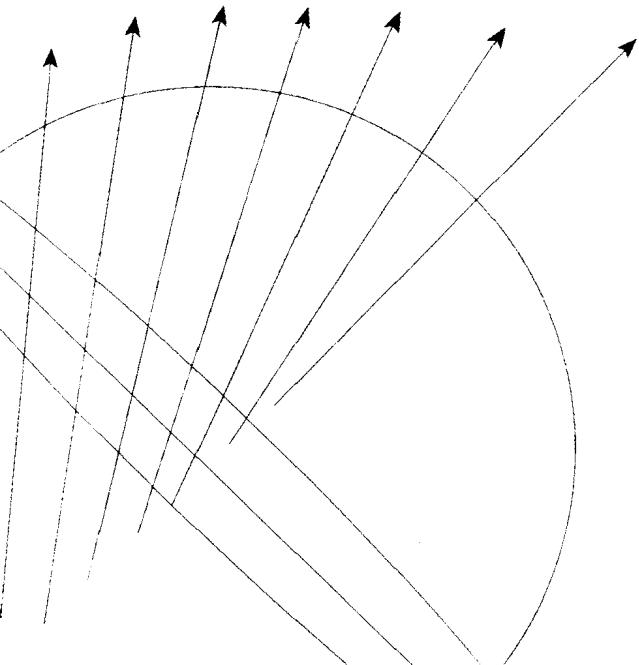
海闻

副主编

平新乔 张兆杰

编 委

马晓野 岳昌林 孙俊 张曦 蔡荣



# 《国际经济学译丛》总序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是经济的全球化。经济增长、冷战结束以及信息技术革命使得各国经济更加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并日益融为一体。与之相适应，研究各国经济之间相互关系的国际经济学亦变得越来越重要。

作为经济科学的一个分支，国际经济学主要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各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状况。它不仅研究开放经济中的商品生产、消费、市场价格决定和生产要素流动等微观行为，也研究汇率、国际收支、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等宏观问题。对于绝大多数开放的经济来说，国际经济学是一门更加现实、更加重要的经济学科。

鉴于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国际经济学又分为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两个部分。近十几年来，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新现象新问题不断涌现，也推动了这两个领域中研究的迅速发展。

在国际贸易领域，产业内贸易和发达国家之间贸

FT303/65

济关系中的实证研究。对于从事理论工作的人来说，这套丛书将有助于更清楚地了解国际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应用。对于参与实际工作的人来说，这套丛书将通过较为通俗的语言和具体的分析，有助于他们掌握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在人类进入 21 世纪之初，在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之际，我们将这套丛书献给正在准备迎接国际经济挑战的中国经济工作者们。

**《国际经济学译丛》编委会**

2000 年 4 月



## 绪 论

12月的某一天，当我在小石城听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演讲的时候，我忽然顿悟了。

我的顿悟和演讲者所希望的根本不是一回事。斯卡利当时是苹果计算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以谈论数字化未来时旁征博引的演讲而闻名，这些演讲不仅使他得到了“技术幻想主义者”的称号，也使他有望成为新当选总统克林顿最受欢迎的商界领导人。因此，在克林顿的领导班子即将上任前，他们在小石城举行了一次经济峰会。会上，首先由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致开幕词，然后由斯卡利介绍全球经济的新情况。他将世界描述成这样一种情形：同企业一样，各个国家也激烈地争夺全球市场。他的演讲博得了雷鸣般的掌声，甚至连克林顿也颌首赞同。

但我却不这么认为，我自认为对国际贸易有所研究。我觉得斯卡利的话有点不知所云。[斯蒂文·列维



(Steven Levy) 在关于麦金塔什 (Macintosh) 计算机的《疯狂的伟大》一书中也暗示，计算机界的许多人士赞同这种技术前景，虽然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然而，最让人担忧的是，并非只有斯卡利持这种误解。虽然在那次会议上一些了解情况、学识渊博的经济学家也做了演讲，但大部分演讲，尤其是最能迎合听众和政府的演讲，不是他们做的。也就是说，小石城的说教是拙劣地模仿国际经济学，它虽然听起来引人入胜，而且似乎精辟，却远远脱离了事实。

事情显得有点奇怪。这里仿佛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宣称会议聚集了世界闻名的人类心理学的权威，站在讲台上做重要发言的是约翰·布拉德肖 (John Bradshaw)，他正在告诉我如何与我的内心世界沟通。

当我思索这种现象时才发现，伪经济学在小石城流行绝非偶然。设想你是一个聪明的美国人，没有学过经济学，想了解时事，亦即你是那类收看“麦克尼尔 - 勒埃尔新闻时间” (McNeil - Lehrer Newshour)，阅读《大西洋》或《纽约书评》的人，你想专门研究国际上发生的经济事件。你会读哪些书呢？本书第 5 章列出了最近出版的 7 本书，第一本是莱斯特·瑟罗 (Lester Thurow) 影响深远的《针锋相对》。这些书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它们对世界的看法大致与斯卡利一样，把国际贸易看成国家间“非赢即输”（瑟罗语）的竞争；第二，书中很少或没有经济学中关于国



际贸易最基本的内容。（例如，瑟罗的书在索引中根本没有“比较优势”这个词条。）

换言之，在公共演讲中，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国际经济冥思苦想、孜孜以求、历尽千辛万苦——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贸易平衡论》——才学到的所有知识竟被斥之门外，代之以圆滑的、华而不实的说法。它们迎合了那些不做艰苦、细致的思考，又想表现得深思熟虑的人。这种华而不实的说法在公开的讨论中逐渐完全占了上风，一个不读教科书而想了解世界贸易的人，可能从来不会意识到还有比这更好的观点。

在讨论世界贸易时，严肃的讨论被我所说的“流行的国际主义”所取代是谁之错呢？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人类的本能造成的：懒得动脑筋，即使那些明智、深刻的人也在所难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学家的影响总的说来在下降：一代人之前，这个职业获得了很高的声誉，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人们推测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有效的。随着宏观经济学分崩离析成争吵不休的许多流派，经济学家的声誉受到了极大损害。另外，我们不应该忽视编辑的作用，他们通常惟流行国际主义者的马首是瞻，而对那些能看懂国民账户，知道贸易收支也是储蓄和投资之差的人的深奥思想不屑一顾。事实上，很多著名的编辑自己就是流行国际主义者，如《大西洋》的

詹姆斯·法洛斯 (James Fallows), 《美国展望》的罗伯特·库特纳 (Robert Kuttner)。他们有意以自己的刊物为讲台, 进行讨伐知识分子的活动。

对于流行国际主义的兴起, 国际经济学家肯定应承担主要责任, 他们没有尽最大努力与广大公众沟通。对于那些想了解世界经济的聪明的美国人, 你会告诉他们读哪些书呢? 虽然有几本不错的教材, 但趣味性不强。也有一些一流的经济学家, 如哥伦比亚的杰格迪什·巴格沃蒂 (Jagdish Bhagwati), 写专栏文章, 在《新共和国》上发表文章, 在电视上露面。然而, 专栏文章或者短文——且不说在电视上露面 3 分钟——并不适于阐述国际经济深奥的思想, 因为国际经济中任何一件事, 都至少以两种方式影响其他事物。不管怎么说, 在小石城过完主显节后, 我终于明白, 大多数撰写普及读物的经济学家都高估了公众的理解力。例如, 他们设想读者肯定理解: 第三世界国家在吸引大量资本流入的同时, 还可以有大量贸易盈余, 这在会计上是不可能的, 因而未能与那些容易被貌似权威的人说服、并且被他们牵着鼻子走的人保持联系。(据可靠消息, 一位著名的流行国际主义者在谈及自己的职业时称: “幸好经济学家不会写作。”)

因此, 当我离开小石城时, 我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就连国际贸易最简单、最基本的真理也已被逐出公开讨论。在此后几星期美国经济协会举行的会议



上，我提到了这个新的认识，那次谈话收入了本书第8章。可惜我选错了听众，事实上，一名记者甚至将那次谈话获得的好评视为经济学家愚蠢和心胸狭窄的表现。在接受《纽约书评》的邀请，评论劳拉·德·安德烈亚·泰森（Laura D'Andrea Tyson）的《鹿死谁手？》一书时，我又一次试图表示我的担忧；在该评论中，除了溢美之辞，我也提出要警惕将国际贸易理论进行复杂的修订与一个无知的人摈弃任何系统的分析混为一谈的危险。然而，编辑拒绝发表这篇评论，告诉我：“你是在批评某位非常著名的人士。”（本书第7章是那篇未发表的评论，未予改动。）

后来我才意识到：只有采用一种新的写作形式，才能有效地反驳流行国际主义。我必须为非经济学家写一些清晰、有力甚至趣味横生的文章，否则就无人肯读。这些文章不能有一点点经济专业术语，因为它的读者是那些可能认为自己对经济学非常了解、而对实际情况一无所知的人。这些文章要完全自成体系，我必须从最基本的知识出发进行论证，不奢望读者有任何基础知识，也不迎合我这一行的权威。最后，文章的观点必须正确，不能在学术上哗众取宠，因为这些文章的宗旨是让世人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分析。

假使我能写出这些文章，又该在哪里发表呢？1993年下半年，机会终于来了。《外交》杂志的执行编辑邀请我对当时争论激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写篇



文章（见本书第 10 章）。我建议写两篇：一篇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另一篇关于竞争力。大约与此同时，《科学美国人》请我就国际贸易写篇文章；不久，《哈佛商业评论》也向我约稿。从那以后，好事接踵而来。可见，针对大众的严肃的国际经济学读物还是有读者的。

本书收集了我在小石城顿悟后两年内写的一些文章，还有一些是以前写的，它们有助于读者理解这些文章。

第一组文章代表了我对流行国际主义的批判，同时也是一种写作风格的尝试。第 1 章是为了引起震动，并激怒流行国际主义者。我成功地达到了目的，我受到了激烈的反攻。尤其是，一些有名的流行国际主义者对我的批判恼羞成怒，他们的反应恰恰证明了我指责他们所犯的错误击中了要害：对数据粗心大意，基本计算有误。第 2 章是我对这些批评的反应。接下来的两篇文章写得较为严肃：罗伯特·劳伦斯（Robert Lawrence）和我在《科学美国人》上以一种低调、实事求是的方式讨论了美国的贸易；在《哈佛商业评论》上，我竭尽全力向商界领导人讲解初级经济学。第 5 章是我在小石城峰会两年后在美国经济协会举行的会议上的发言，我试图阐述为什么坏思想（和人）最后变成了好事。

当然，在我作为文明经济学的捍卫者，反对践踏



知识的人的时候，似乎多少有点讽刺的意味。作为经济研究人员，我的声誉主要来自我在发展所谓“新贸易理论”方面的作用，该理论恰恰对 70 年代末期流行的传统理论范式的一些重要方面提出了挑战。打个比方，我的处境非常像进化论者斯蒂夫·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他的学术声誉源自他提出了“间断平衡”理论，该理论认为，进化过程是偶然爆发的，而不是以恒定的速度进行的。从他这一领域的标准看，古尔德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但当他开始写大众普及读物时，他发现自己不得不担当起捍卫进化论的基本真理、反对神创论者的角色。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竭力说明如何才能既倒掉知识的洗澡水，同时又保留婴儿。这些文章比第一部分的文章略难一些，部分原因是这些文章写得较早，当时我还没有认识到为了让读者明白我的观点，需要改变写作风格。不过，我还是将这部分内容囊括进来，哪怕仅仅是为了让读者看看我以前的风格。第 6 章是为《科学》杂志写的文章，当时我仍然认为流行国际主义者可能对严肃的思想感兴趣。第 7 章是我对劳拉·德·安德烈亚·泰森的书所写的倒霉的评论，写这篇文章时，我幻想《纽约书评》的编辑会敬重我的知识传统。第 8 章是我在小石城峰会后不久美国经济协会会议上的演讲。

正当我对流行国际主义发起攻击的时候，该教条



关注的目标发生了显著的转移。1992年，流行国际主义者顽固地认为各工业强国之间存在竞争。而在以后的几年里，争论逐渐集中于讨论低工资国家增长所产生的影响。第9章是我1993年3月在墨西哥城所作的演讲，我认为那次演讲表明，我在贸易政治以及关于对普遍看好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担忧是杞人忧天方面有先见之明。第10章最初发表于《外交》杂志，我试图冷静、实事求是地解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会产生哪些影响。第11章试图拓宽讨论范围，引导人们重新思考有关亚洲经济增长的一些轻率的假设。

由于我所写的大部分国际贸易文章的目的是为了揭穿一个谬误，即我们的经济命运系于某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有必要说明我对实际情况的看法。简言之，我的回答是：并非全球竞争，技术变革才是真正重要的。本书第四部分的文章代表了两种观点，其目的也是迫使人们克服惰性、深入思考。

最后，我要感谢约翰·斯卡利，他使我努力尝试用一种新方法与读者交流经济思想，大胆地探索经济学家以前很少涉足的领域。我不知道在过去几年中有多少人被我说服了，但我至少已经告诉世人：流行国际主义并非全部。另外，我想我也同时证明了经济学家也会写作。

# 目 录

I	零和世界?	1
1.	竞争力：危险的偏执	3
2.	证明我的观点	27
3.	贸易、工作和工资（与罗伯特·Z·劳伦斯合写）	37
4.	第三世界的增长损害了第一世界的繁荣吗？	53
5.	国际贸易冲突的幻象	75
II	好的和坏的经济理论	93
6.	美国竞争力的神话和现实	95
7.	经济外交往来 ——评劳拉·德·安德烈亚·泰森的《鹿死谁手？》	113
8.	大学生应该懂得哪些贸易知识？	128
III	新兴世界	139
9.	挑战传统认识	141
10.	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令人不安的真相	170
11.	亚洲奇迹的神话	184



八

技术和社会

209

12. 技术的报复

211

13. 世界经济的本地化

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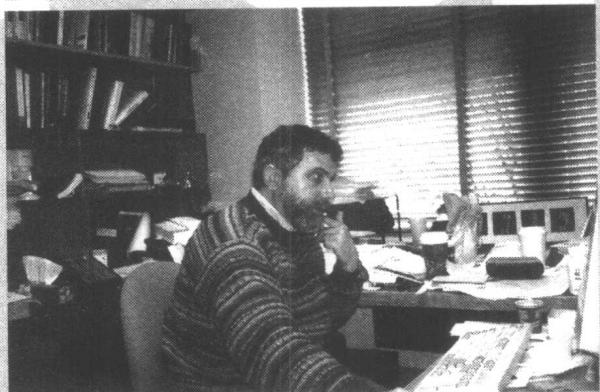
索引

238

POP INTERNATIONALISM

POP

POP INTERNATIONALISM



POPIINTERNATIONALISMS

I  
零和世界？